



灯火阑珊 胡律/著
Denghuolaushan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灯火阑珊

胡律 / 著

Denghuoalanshan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灯火阑珊 / 胡律著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3.1

ISBN 978 - 7 - 221 - 10699 - 5

I. ①灯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4552 号

灯火阑珊

胡 律 著

责任编辑 阎循平 杨 礼
封面设计 陈 电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邮 编 550004
印 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× 1 168 毫米 1/16
字 数 300 千字
印 张 18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1 - 10699 - 5
定 价 32.00 元

一

宽敞的多功能厅,辉煌而华丽,背景音乐轻快流畅,彰显了当代的浮华和张扬。此刻,它被三十来个青年男女的高谈阔论、嬉笑吵闹声变得似乎狭小了。来的人个个衣冠楚楚,笑容满面,他们都是高中同学,有的还是大学同学,好几年不见,头一次聚会,见了面分外亲热。可五十多个同班同学,还有不少人没来,几乎都推说有事什么的不会来了。不过在场的也都心照不宣,没来的不是这几年混得不好,就是同他们这些或有地位或有钱,从头到脚名牌的在一起,既没面子又没有共同语言,不如不来。于是他们也只好忽略不记。同学聚会形式上也就是个沙龙,谈天说地、唱歌跳舞、搓搓麻将……眼下他们无意中分成了两拨:左边的大多是官家子弟,有的已经混上了小科长。右边的是富家子弟,大多在父母公司中任个部门经理。

稍远的沙发上坐着两个人,显得有点离群别异,有些另类。

他们一位是本市市长的儿子冯健,大学毕业后,市长老爸刻意不给他安插工作,叫他自找工作自创业,他窝着一肚子怨气:就你廉洁!这些年他也不找事干就和老爸抗着。他刚进来时,被同学们亲热地包围了一阵,问他在哪儿高就时他无言以对。他们马上转了话题,无非是市里又有人事变动,某某在竞争某职位了,谁家老爸高升了,就连毫不相干的某某被提拔了,也说得眉飞色舞,就好像被提拔的是他们自己。也有那么一两位不屑于此,而高谈国家大事、经济走向,一副任重道远接力中国的激昂。冯健觉得既可笑又无聊,便走出来了。

另一位叫苏康,老爸是某某大公司老板,大学毕业后他老爸说拿个下面的子公司给他打理,日后好继承家业。他觉得成天和家族亲戚打交道乏味,也不向老爸伸手,凭着自己的小发明专利起家,做成个小印刷厂的厂长。既然是

灯火阑珊

Denghuolanshan

“小”，便只有耳朵没有嘴。那些“大”者炫耀名衣名表名饰之声不绝于耳，要么明星大款豪宅，官场轶事，或西欧北美南非，甚至夜总会里的绯闻奇事，争先恐后，唾沫飞扬。他既插不上口也没兴趣，有人甚至嘲笑他，放着老爸的福不会享，创什么业？他觉得无趣，也离开了这个圈子。

两人是多年的同学朋友，平时经常在一起，这会儿相互身同感受，对视着会心一笑。

这时肖雅玲从那边走过来微笑地对冯健说：“健哥，你倒会偷闲，也不陪我，走，到那边热闹去。”她漂亮，虽无富家千金的珠光宝气招人眼目，却也一身上装讲究，耳环首饰得体，时刻不忘彰显她旅游局处长的身份。她和冯健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，经常说她和冯健是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，在场的都知道她在追冯健。冯健刚进门，她就拉他在身边，她就是要给人也给冯健一个印象：他俩是天作之合的一对。刚才她正兴致勃勃，扭头身旁不见了冯健，便赶忙走了过来，想挽他过去。冯健瞟苏康一眼，不说也不动。雅玲急了，催促他又给苏康说：“你也和我们一块热闹去。”苏康明白他这位老兄的意思，也只淡淡地笑着不动身子。恰好那边有人大声叫雅玲，她皱皱眉转身应付那边去了。她一走，冯健如释重负，向苏康做个鬼脸，把头凑近苏康说：

“嗨！兄弟，走，喝酒去，今晚咱俩自去乐呵乐呵。”

“好，好，不过今晚就我兄弟俩，痛痛快快喝一场，可别趁机泡妞噢。”

“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一副假正经。今天兄弟俩好不容易能聚一下，去庆祝庆祝嘛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！”

“那就说好了，这么久的兄弟了，我还不知道你的花花肠子啊！”

“行，一言为定，就我哥俩喝喝酒，唱唱歌。”冯健拍了拍苏康，“兄弟啊，趁年轻，生活要懂得享受，别把青春浪费了。”

他俩也不告辞走出去了。苏康边走边笑道：“我可没你那么好的福气，有官那么大的老爸撑着，不做事也不担心会饿死，能愁啥？”

“得了，得了，你是有福不会享，我是有福享不着。别提他，我可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，他哪会在乎我的死活哦，别扫兴了。”冯健和他的父亲感觉就像地球的北极与南极。

两人边说边往停车场方向走去，钻进了一辆银白色的豪华跑车，疾驰而去。

不一会儿，两人来到了黑珍珠夜总会，进了一间包房。

“两位先生，很高兴为你们服务，请问需要来点什么？”一个女服务员恭敬地

递过菜单,声音听起来很温柔。长得还不错,只是多了些胭脂俗粉,浓浓的香水味甚至有点刺鼻。冯健暧昧地盯着服务员说:“来点吃的,去把你们最好的酒端来。另外,你也留下陪我兄弟俩玩玩,两个大男人也太没意思了。”这时门突然打开了,伴随着浓浓的香水味,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穿着性感的女孩猫儿似的闪了进来,面对他俩靠墙站成了一排。随后进来的一位男领班,眯着眼睛,笑容可掬地上前来对他俩说:“二位先生,这些都是青春动人,善解人意的年轻美女。看她们笑容多甜,服务绝对到位,等二位先生挑呢。包你们满意。”冯健笑着看苏康,苏康眉头一皱对他说:“不是说好了不找小姐的吗?”男领班笑容可掬:“既然来了,就好好享受一下嘛,何必浪费大把的美好时光,错过眼前的美女呢?”冯健推了推苏康,看他一副岿然不动的样子,便向男领班挥了挥手。男领班摇摇头,见女孩子们如潮水般退了去皮笑肉不笑地说:“那就不打扰了,二位先生自便。”说罢知趣地关门走了。

一会儿酒来了,女服务员自觉地坐在冯健和苏康之间。她望着苏康木讷的样子,把手搭在苏康的腿上,娇滴滴地说:“看来这位先生不常来这种地方,一回生二回熟嘛。”说着说着,都快坐到苏康腿上了。苏康忙推开她,窘迫得不得了,脸微微发热。冯健指着苏康笑道:“在女人面前你还害羞啊!”苏康觉得很不好意思,“你就别取笑我了。”女服务员这种场合被拒绝,好比当众被甩了一个耳光。她连忙钻进冯健的怀里撒娇,找台阶下。冯健顺水推舟说:“那你就陪我们喝喝酒,唱唱歌嘛。”女服务员起身点了一首《香水有毒》,扭腰摆臀地唱了起来:“……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,不该嗅到她的美,擦掉一切陪你睡……”歌声矫情而柔美,蛮好听的。

二

昏暗潮湿的夜总会地下室，死一般的寂静，偶尔声响传来，回音旋荡。阴森恐怖的气氛让婉儿和佳佳都悚然心悸，两人紧紧地挨在一起。屋内除了两张破旧的床和一张堆了杂物的桌子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婉儿死死抓着佳佳的衣角，害怕一不留神佳佳就会消失一样。听着彼此的呼吸声，总算有一种活着的安慰。其实两人都心知肚明，如果不按那些人说的去做，下场绝对凄惨。

婉儿看着两人狼狈的样子，抱怨地说：“都是你，叫你别向这些人借钱，你保证没事，这下可好了，就算躲过了前几天，今天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，你说咋办？”

“还不是因为你爸病重，你才来找我想办法借钱的。”佳佳感到很委屈。

“但是你也不应该找他们借呀。你明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“不过你也知道，现在的人都是一提钱就伤感情，你不想想，除了他们谁会借给我们啊？再说，你为你爸都牺牲了一次，反正脱了衣服和哪个男的不是做啊，也不在乎这次吧？”佳佳也越说越来气。

“别说了。”婉儿沉默了，眼眶湿润了。回想因凑钱给爸爸看病牺牲了自己的初夜，不知道多少个夜晚被噩梦惊醒，泪湿枕巾。心灵一旦有了伤口就很难愈合。时间久了，习惯了，就结了疤，那是永不可灭的痕迹。

佳佳知道自己的话让婉儿又回想起了过去悲痛的一幕，感到很惭愧，温柔地揽着婉儿的肩，说：“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不应该向这些流氓借钱的。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会尽量保护你的，不过你要听我的话，不要胡来。”

婉儿和佳佳能成为好朋友好像是上天注定的，一静一动，一个暗淡一个鲜亮，一个沉默一个喧闹，反差如此之大却能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。佳佳常说她

和婉儿上辈子是一对苦难情人，要不怎么在校园第一次遇见她时，就莫名其妙地想靠近她，保护她。佳佳永远忘不了那双淡漠却不失光亮的眼睛，简单的白色连衣裙，飘逸顺直的齐腰长发，瘦弱孤零的背影。这样唯美的画面，像童话里走出来的灰姑娘。更让佳佳惊喜的是她们居然被分到了同一寝室，从此两人就成了知心朋友。

婉儿擦去眼角的泪水，反而担心起佳佳来，说：“可宋彬知道了怎么办？”

宋彬是佳佳的男朋友，也是她的初恋，两人在一起已有一段时光了。佳佳叹口气，“我还不是为了他这个不争气的，你知道他妈一毛不拔死抠……”说到这里她沉默地低下头，一想到要和陌生的男人上床，就不由害怕得颤抖起来，那两只越捏越紧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。佳佳表面上时尚靓丽，活泼开朗，婉儿却能看穿她内心的空虚寂寞与细腻多愁。就为了还不了这二千元钱，她两三天前被男领班说有事商量，就连哄带骗地把她们带进了这狼窝虎口。一进这屋，手机被收，再也出不去了。美丽是女人的资本，像婉儿和佳佳两个这样美得脱俗的女孩，在老板和男领班眼里，她们正是他们的摇钱树，这一次，可是在劫难逃了。

外面的门锁响了一声，重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门被打开，灯突然一亮。一下子整个地下室明亮了起来。走在前面那男的边走边骂：“他妈的，老子今天真倒霉，居然碰到这不要小姐的，又少捞了一把。”在昏暗的地下室呆了这么久，强烈的灯光下，婉儿和佳佳都被刺得有点睁不开眼。三个粗壮丑陋的大汉走了进来，杂乱昏暗的地下室加上他们，显得更加肮脏。婉儿和佳佳紧紧地盯着他们。男领班走过来粗声粗气地说：“不用我明说。今晚你们要有个交代。”

婉儿紧张地一下子贴住佳佳，抓住她的衣服。佳佳硬着头皮说：“我们不做那事，你放我们回家，我保证明天送钱来。”

“不行，都拖了两个月你们还了吗？到今天连本带利三千元。”

佳佳气愤地叫道：“三千元？你敲诈啊！”

“嫌多了？看你们是臭学生还是低息。老板说了我们这儿不养闲人，你们也在这屋里想了这么久，今天非做个了断不可。”男领班狠狠地说。

“大哥，求求你们了，放了我们吧，我们出去一定还你们钱。”婉儿乞求道。佳佳也“嗯，嗯”地点头。

男领班突然哈哈大笑，两个小跟班也附和着笑。露出那被烟熏得黑黑的牙齿，直叫人恶心。男领班猛地抬起佳佳的下巴，讥笑道：“进了笼子的鸟儿怎会

灯火阑珊

Denghuolanshan

轻易放过呢？更何况两位是凤凰！”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。佳佳被弄疼了，露出痛苦的表情，恶狠狠地瞪着男领班。心想如果手里有一把刀，真想割破他那一动一动的喉结，让他永远闭嘴。

男领班凶狠地说：“我没时间和你们浪费，去还是不去？”

婉儿和佳佳都退了几步，紧紧抱着。佳佳恐惧，婉儿的脸也青了。男领班说做一次收客人 500 元，只给她们抵 150 元的账，天哪，她俩要……佳佳想都不敢想，佳佳大声干脆地回答：“不去！”

男领班掏出她俩的手机，狡诈地笑着，“不去也行，要不要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们学校或父母，叫他们来替你们还钱，顺便把人带走。要不就别在这儿给我装什么纯洁。”

“不，不要，这样你让我们怎么见人？”佳佳大叫。天呐，在家里她们还是纯洁少女，要让爸妈知道她们在夜总会还说得清吗？要是让同学知道她俩干这事儿，她们哪还抬得起头做人啊！更何况她们也是学校小有名气的美女，婉儿的清纯柔美和佳佳的高雅时尚可是学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再说能读书也不容易。想到这里，佳佳不禁绝望地紧闭双眼。两人都害怕了。

“不干也行，”男领班把脸凑近她俩奸笑道，“我看你们长得挺好看，皮肤光滑细嫩，要不我们哥仨替你们还了，不就一人一千元嘛，今晚就好好伺候我们兄弟三人吧，怎么样？”话声没落地，他身后的两个大汉就嘿嘿不住，一副马上要扑过来的样子。他们边说边靠近，佳佳都有点想吐了，使劲推开他们，生怕弄脏了自己。

轮奸！婉儿害怕地捂住了脸，佳佳也浑身发抖，脸由青变白。她愤怒地吼道：“流氓！你们这是犯法的，你们就不怕被天打雷劈吗？我们就算死也不要做那种事！”

“犯法？我们又没暴力。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是你们自愿的，你们是在诬赖我们。”一个男子说。

男领班挥挥手不耐烦地说：“没工夫同你们啰嗦，既如此，就做个了断，去还是不去？”

“我们去。”佳佳无奈地说。

“早这么说不就结了。”他吩咐她俩去换衣服。

“等一等，我有个条件。”佳佳没动，显得很冷静。

“说！”大伙都盯着她。

“客人,我们要自己挑!”

“还挑什么,上了床还不都一样?”男领班冷言冷语。

“你就说行不行?”佳佳坚定地说,其实她幻想着有好的男人能够放过她们,不过一想到来这种地方的男人会有几个好的啊,又有点泄气了。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吧。

“好,行,行,行,快换衣服去。”男领班心想:你只要今晚开了头就由不得你了。他用力推了推佳佳,“快点!”

佳佳勉强站起身往外走,婉儿拉住佳佳的手臂,颤抖着声音地问:“佳佳,不做不行吗?我们……”

佳佳深深叹口气:“放心,我不会卖你的。”

“可你,宋彬那儿……”

“唉……”佳佳鼻子一酸,眼圈红了,看来她真要对不住宋彬了,无可奈何地说,“走吧。”

两人被带进了更衣室,换上低胸,超短裙的性感服装。走进包房走廊,两人从没穿过这么暴露的衣服,走起来很别扭。婉儿双手捂着胸口低着头,走廊里穿着和她们一样的小姐,一个个浓妆艳抹,风情万种,不屑地嘲笑她们。男领班在前面带他们走到一间包房门前,佳佳透过玻璃往里看,婉儿也小心地往屋里望去,里面两个四十多岁左右的肥头大耳的男人正搂着两个女孩,在人家胸衣里慌乱地游走,一看就是两个没有文化的暴发户在寻欢作乐。她俩迅速对视一下,佳佳皱皱眉头:“这间不行。”就这么走了四五个包间,天下乌鸦一般黑,都没满意的。男领班不耐烦地冲佳佳说:“你们还有完没完啊,以为这里是你们自己家还是把这当做相亲场所啊?”佳佳没搭理他,快步走到他前面一间门前,往里看去,就两个年轻俊秀的男人和一个女服务员在喝酒唱歌。朦胧的灯光下,一个男人浓眉高鼻,轮廓清晰,另一个清秀文雅,干净整齐,显得帅气十足。婉儿也紧跟在后面,凑上来看,佳佳说:“这两个看去不错,比较有素质,比前几间好多了,就这间了。”话被领班听到了,他说:“别间吧,这间客人说了不要小姐。”佳佳眼睛突然亮了一下,说:“真的?”“可不是真的,往下走吧。”佳佳反而笑了,自言自语道:“是真的就太好了。”说罢不顾男领班的阻拦径直推开了门。

三

包房里,冯健和女服务员都在摇晃手上的筒子。女服务员先把筒子扣到茶几上,慢慢倾斜,瞟了眼里面骰子(色子)的点子,报了个数。冯健笑笑才把筒子猛扣到茶几上,这时,门突然被推开了,佳佳拉着婉儿不顾男领班的阻拦使劲地钻了进来,里面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傻了,正唱歌的苏康被她们遮住了电视屏只好放下了麦克风。冯健正玩在兴头上,对后面进来的男领班气愤地吼道:“怎么搞的?不是说好了,我们不要小姐。”

“不好意思,先生,是她们自己闯进来的。”男领班一脸歉意,说罢扭过头对佳佳和婉儿吼道,“明明说了这间客人不要的,还不快出去!”

“先生,”佳佳说,“我们从走廊那面看了六七间包房了,就你们好,是我们要你们的。”佳佳还特意在最后一句时提高的音调。

苏康和冯健不约而同地相视了一下,都觉得似乎话中有话,而且这女孩说话的方式也与众不同。仔细向她俩看去,不禁眼前一亮,这两个女孩姣好的脸蛋,曼妙的身材,有一种惊人的美,眼里还藏着学生的朝气与纯情!散发出来的清纯典雅气质和夜总会那些彰显性感,撒娇媚态,动辄贴在男人身上的女孩截然不同。她俩透出一种磁铁般的魅力。

“胡说。”男领班瞪眼吼道,“你们要?还真当自己是个人了?还不快出去?”

“先生,”佳佳口气放得委婉了,“让我们留下,就当是帮我们一个忙吧。”声音中带着哭腔。她拉拉婉儿,婉儿低着头,“嗯,请你们让我们留下吧!”

“帮忙?”冯健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

苏康又看了她俩一下,觉得事有蹊跷,故意做出一副思考的样子,勉强地

说：“好吧。”

男领班一听感到十分诧异，恭维道：“还不快谢谢两位先生？你们一定要好好伺候。”还特意把“伺候”提高了音量。表示叫她们多捞点钱。

“快走吧，你烦不烦呀。”佳佳厌烦地直把他往门外推，她居然敢这样对待男领班，连女服务员都吃惊地看着佳佳。

男领班退出去，又半开门对苏康、冯健恭维道：“二位先生要满意哦，说一声，可以带出去，不打扰了，二位请便。”说罢头缩回去，门关上了。这话让婉儿羞得满脸通红，头埋得更低了。冯健从皮夹里悄悄地拿钱给女服务员，她知趣地出去了。佳佳推婉儿坐到冯健身旁，自己大胆地挨着苏康坐下。婉儿的脸如玉般透明，蜜桃似的，冯健看着她有一种想咬的冲动。故意以点歌为由，分散注意力。起初大家都沉默不语，静静欣赏歌曲。当一首情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响起时，佳佳打破屋内尴尬局面，和他们互报了姓名，并邀请苏康合唱。佳佳一开始就显得很自然，倒是苏康反而有点放不开，唱着唱着，两人都进入了状态。这首歌让人感觉到亲切，温馨，优雅自然，就像是在倾听着“细说沧桑忆流年”那样的如烟往事。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有时候青春更多的是残缺美。冯健和婉儿也时不时聊几句。佳佳和苏康唱完后，两人都拍手叫好。

苏康很少到这种地方来，冯健却是常客，要是在平时，身边坐着这么漂亮的女孩，他早就按捺不住了。婉儿显得很矜持，绝不造次夸张，连坐都保持一定距离，让冯健似在雾里看花，神秘而好奇。这一来冯健也变得“绅士”起来，苏康可是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。

佳佳把话筒递给婉儿和冯健，“现在该你们唱了。”冯健爽快地接过话筒，只有婉儿在那不好意思地推脱。婉儿很紧张，脸憋得通红。毕竟从小到大，还没在陌生人面前唱过歌，尽管室友们都说她唱歌好听。在大家的鼓励之下，最终鼓足勇气拿起了话筒和冯健唱了起来。佳佳看见屋里有个房间，便凑近苏康的耳朵说：“苏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她起身向冯健笑笑，对婉儿挤挤眼，转身径直走进了里屋。冯健笑而不语，苏康迟疑地站起来向屋里走去。婉儿担心地总是望那边，心不在焉，老跑调。

里面简单的差不多就剩一张床了。苏康走近屋里大吃一惊，佳佳正准备脱内衣，白皙的乳房都看见了。苏康没想到她竟这么轻浮，急忙走过去阻止，生硬地说：“你在干嘛？快穿好衣服。”说完飞快转了身。苏康僵直地走到床的另一头，坐下来，皱着眉。

灯火阑珊

Denghuo Lanchan

“苏哥，不是我自轻自贱，我求你们帮帮我和婉儿，我心甘情愿给你，就请你和冯哥救救我们吧。你先答应我，我才说原因。”佳佳说罢又准备解衣服。

苏康急忙叫道：“别这样，否则我就不帮忙了！”

佳佳抬起头，睁大双眼盯着他，也恰在这瞬间苏康看见佳佳眼底的湿润。苏康被弄得一头雾水，大为不解地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”佳佳眼里的泪止不住掉了下来，他边递纸巾给她边说：“我看你们也不像夜总会的小姐，你们俩到底遇到了多大的事情啊，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换？说说看，到底要我们帮什么？”

“苏哥，真的不是我贱。两个月前婉儿爸爸住院交不起手术费，她找我帮她借钱，有同学帮我们找到人借了两千元，谁知道这人竟是刚才的男领班，他都已经催我们还钱好几次了，可我们一时还不起，三天前他说既然现在你们俩还不起钱，那你们俩就和我去见见老板，也许他会给你们宽限一段时间，还说凡事都好商量，他就是以这样的借口把我和婉儿骗到了这里，他说要让我们连本带利要还他三千，如果我们还不起，就要让我们去接客，可我和婉儿都还是学生，我们怎么能够去当……”佳佳倒苦水似的把发生过的事娓娓道来，越说越伤心，最后呜咽地说：“是我害了自己害了婉儿，我对不起她，所以，我求你帮帮我们，好吗？”

“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”苏康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。

冯健见他这样出来吃了一惊，问他：“哟！这是怎么了，难道我们佳佳小姐惹你生气了？”

婉儿见状又没见佳佳从屋里出来不由得心惊肉跳。苏康重重地坐到沙发上把刚才佳佳讲的和冯健说了，冯健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显得十分气愤。“这帮家伙，为了赚钱，什么事都做得出，连学生都不放过。”

苏康愤愤道：“哼！这是逼良为娼！”

佳佳也穿好衣服走出来了，看婉儿在低头落泪便说：“婉儿，别哭了，苏哥没有对我怎么样！”

冯健生气地说：“你们是掉进人家陷阱里啦！”

“哼！我才知道天下还有如此狼心狗肺的混蛋！不就两千元钱，如果让她们俩去接客，一下子就可以赚成千上万块！你们两个被他们当成摇钱树了还不知道！”苏康咬牙切齿。

“天呐！怎么会是这样？”佳佳和婉儿如梦初醒叫起来。稍后佳佳才又说：“刚才听领班说你们不要小姐，所以我想你们应该不是那种玩女人的人，和那些

经常来寻欢作乐的人不一样，这才进来的。希望你们能帮帮我们。”

冯健恍然大悟：“难怪刚才你们说帮忙。幸好今天你们遇到我们了，你们的忙我们帮定了。”说完他掏出两千元说，“我替你们还了，看谁敢动你们。”

婉儿忙客气地说道：“多谢相助，钱我们不能白拿，只要你们说带我们出去就行，钱我们一定还他的。”

“带你们出去倒是容易，但那不是个办法，事后他们还不是要找你们麻烦。”冯健说。

苏康点头表示同意，“对啊！以后要是他们找你们俩麻烦，怎么办啊？”说罢他按铃女服务员进来了，他说买单，顺便把男领班叫来。

男领班进来了，冯健毫不客气地问道：“她俩借了你两千块钱？”

“有这事，不过借的钱是老板的。”

“有借条吗？”

“有！”男领班忙从衣袋里拿出张纸条。刚向女服务员付过账的苏康，一把抢过来看了看递给冯健。

男领班觉得不对劲又说：“不过加上利息，现在已经是三千了。”

“这茶几上就两千，你收好了，我们替她们还，人我带走了。”说着推开男领班，就走了出去，其余三人跟在后面。

“先生，您让我怎么向老板交代啊？”男领班追到更衣室外被冯建拦住：“怎么，你也想进去？”男领班苦求解释道：“不，不是。可她们不能走。”佳佳和婉儿换衣服出来，佳佳使劲地瞪了男领班一眼。两人跟在冯健身后走出了夜总会的大门。男领班想追上去，苏康胳膊一挡对他说：“他可是冯市长的公子，你惹得起吗？别自找没趣。”苏康说罢越过他大步流星地赶了上去。男领班知道惹不起这些公子哥，自认倒霉，站在那儿一脸沮丧。

四个人一起离开了夜总会，婉儿和佳佳有一种解脱后的轻松，她俩站在原地没动。一直沉默的婉儿突然说：“谢谢两位大哥相救，不过我们还是留张借条给你们吧。我们好还钱。”

冯健接过纸条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撕碎了，打趣道：“留它干啥，你们不怕才脱虎口又落狼窝呀。”苏康拍了拍他的肩，悄悄地说道：“老兄，我没看出你还挺仗义的，英雄救美，够痛快吧！”他说对了，冯健此刻正有一种义举后的快感和惬意。

佳佳和婉儿看着那撕碎的纸片，还是有一丝过意不去，但心里更多的是充

灯火阑珊

Denghuolanshan

满了感激。冯健很爽快地说：“这么晚了，我们就好人做到底吧。我送婉儿，你送佳佳吧。还得提防一下那些人。”冯健边说着边去开自己的车。“你考虑真周到，是得提防这帮家伙，行，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”苏康很爽快地应道。最后，他们便分别带着她们各自离开了。

苏康送佳佳回家的路上，她异常活泼，娇嫩的脸上闪动着一双灵动眼眸，留着一头有点自然卷的披肩长发，洋洋洒洒着海藻般的生命力，缠绕着她的身体，滋生出一种青春的张扬。一路跟在身边的苏康被她的美深深地迷住了，目光似乎一刻也不想从佳佳的身上移开。就连一路上停留在路旁的人和迎面而来的路人，都向她投来欣赏的目光，有的男青年止不住赞美起来。虽说同性相斥，但就算与她同龄的女孩也会多看她几眼，眼里有说不出的羡慕与嫉妒。佳佳突然拉住苏康说：“苏哥，我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我呢，呵呵，怎么样，我长得还漂亮吧！”苏康好像一下子被揭穿了一样，不知道如何说好，略显尴尬地笑了一下。可打心底地觉得佳佳真的美。“和我走在一起感觉还不错吧。人家都以为我是你女朋友呢，看你脸上多有面子。”佳佳一副得意的样子。苏康反而显得有点害羞了。

路过一家饭馆时，里面飘来的饭菜香味，引起了佳佳胃的强烈翻滚，佳佳停住脚步对苏康说：“苏哥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，这两天，都是吃盒饭，没有一餐饱过，况且今天还没吃晚饭呢。”苏康歉意地说：“哎，我早该想到的，看我真糊涂，真的很对不起！”他们走了进去，点了几个家常菜，饭一来，佳佳丝毫不顾女生的形象就狼吞虎咽起来，苏康看着她，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怜惜来。不时地提醒她慢吃，生怕她噎着了。佳佳感觉到有一丝饱意才放慢了节奏，抬起头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苏哥，让你见笑了。”苏康笑着摇摇头。佳佳突然想起了在夜总会的那一幕，羞红了脸，说：“苏哥，我刚才那样，你不会觉得我是个随便的女孩而瞧不起我吧？”苏康故意打趣着说：“什么事啊？我已经忘了。”两人都笑了起来。不过在苏康心底，那瞬间的印象竟那么深刻，她太美了。苏康突然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不过佳佳，再也不要做那样的蠢事了，今天要不是碰到了我和冯建，你和婉儿就只能认栽了。”佳佳感激地点点头，苏康又说，“你们现在还是学生，学好知识才是主要的，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一定帮忙。”佳佳突然露出了孩子的天真，说：“真的？”“当然是真的，助人为乐嘛，再说我们现在是朋友了，就算帮帮小妹妹嘛。”“我都已经成年了！是大姑娘了”佳佳不满地叫起来。本来店里的客人就不停地朝她看，这下更引人注目了。苏康似乎也沾上了光，有

一种他自己也说不出来的兴奋的感觉。佳佳却丝毫不理会他们,认真说道:“苏哥,我知道大家都说我长得漂亮,可我不想靠脸蛋吃饭,我要做个能自己养活自己人,虽说以后会遇到一些困难,但如果你真的肯帮助我的话,我一定会努力的。”苏康也知道现在的女生想傍大款,想嫁富二代的太多了,尤其是漂亮的。这番话倒让他对她刮目相看了,他豪爽地鼓励她说:“难得你有这样的志气,你一定要加油,你的忙我帮定了。”他说罢把自己的名片递给她,佳佳把它收好放在了包里。

出了饭馆,没走多久,佳佳指着街对面一个卖烟酒杂货的店说:“那就是我家。”苏康的目光朝她指的方向望去,楼房显得很旧,楼下的小店有点嘈杂混乱。佳佳见他不语又说:“我家住这个国营企业的宿舍,企业亏损经常不发工资,住一楼的都把当街的房屋开成了门面做点小生意。”“哦,那你爸妈供你读书也挺难的。”“是啊!”佳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苏康连忙安慰道:“别丧气,只要你努力,定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”佳佳被苏康的真诚所感动,自己对未来似乎一下子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,深情地说:“苏哥,真的很谢谢你,真有那一天,我一定会好好谢你的。”说完两人就道了别,看着佳佳离去的背影,霓虹灯下显得更加迷人。苏康笑了一下,抬头看着天空,今晚格外美丽。

四

如果说人生是一道灿烂的彩虹,赤橙黄绿青蓝紫各放异彩,那么佳佳的童年则是活在灰色的世界里。那一份缺失的爱,成了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。八十年代的国营企业面临着市场经济竞争似乎还束手无策,为了微薄的工资,工人们拼命干活却还是维持不了简单的生活。佳佳刚断奶,她的爸妈就狠心地把她丢到奶奶家,起初十天半月还去看她一次,越是后来次数就越少了。直到七岁上学那年才把她接回来。在奶奶万般宠爱下,佳佳养成了刁蛮任性的性格。回到父母家后,她眼里的父母显得是那樣的陌生,这陌生感一开始就在她和父母间产生了一道无形的墙。她常偷偷跑到奶奶家,可很快就被父母带回家来一顿打骂,使佳佳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父母的怨恨。刚进小学,爸爸对她的学习严厉而苛求,妈妈唠唠叨叨总离不开分数,总拿她同其他同学比。有时渴求着父母的笑容,却只能用高分才可换得,佳佳越来越叛逆,越来越厌学。街坊邻居和很多客人在父母面前不停地夸她长得漂亮,将来肯定是个大美人,让她充满了自豪感。上初中后,她少女的美貌楚楚动人,成了同学们眼里公认的校花,整天被女孩们羡慕和男孩们炽热的目光包围着,身边的一些男孩还经常送些小礼物给她,还有的自告奋勇充当她的护花使者,不仅本班的同学就连其他班也有同学给她递纸条。她因此为自己的漂亮感到飘飘然,优越感日积月累地膨胀起来,表现出来的更多是自我张扬。学习看上去似乎并不重要了,她朦胧地觉得凭着她的漂亮和聪明机灵,这辈子不仅不愁吃穿,而且能驾驭别人。勉强考入高中后,大多数同学为考大学或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着,她却对学习越来越心不在焉了。爸爸看她成绩每况愈下便总是骂她,妈妈还要在一旁火上加油,到头来,父母骂得越凶她顶撞得越厉害,她高声大气地嚷道:“现在你们知道